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七回 囊空不免欲吹簾 腹實何須淡彈鋏

卻說此處乃東海之中，形最奇特，古名浮山島，又名朝根山，周圍三萬六千里，地形四分百裂。各處皆土堅石脆，兩后土鬆，始容鋤鑿，石隙亦可播種，鳥語花香，四時不斷。這裡向來少有人居，自秦時盧生畏始皇暴虐，托言帶童男童女往海島求長生仙草，卻暗挈家避藏於此。童男童女俱令匹配，產育長成，互相婚姻。後亦屢有遭颶飄至者。人漸繁多，連東西南北地方以及各島嶼洲沙擇占居住，力雄為主。盧氏人眾，居於浮石；與浮石相等者曰浮金，其次曰雙龍、曰天印；其餘著名大島近百，有名無名汀嶼洲沙盈千。處處俱有土產草木，或是奇珍礪磔，卻無匹對。惟浮石偏不然，凡沙洲嶼汀，各附於所近之大島。浮山形象雖四分百裂，然地底相連卻是一塊，或浮或沉，居住人民不覺，惟於水之或高或下知之。浮則山升而水歸聚於底，沉則山壓而水湧起於上；沉則四海潮汐長起，浮則四海潮汐落下。各島百姓每歲虔卜，遇得大小艦船飄落者，即為大戶。當日見有船隻溜下，眾艇紛紛爭先向前，鉤取衣服，搶奪貨物，卻不傷害性命。諸人不知底裡，往船後亂奔，只顧跳上腳舫逃避。王之華見鉤了水手下去，又上來搶貨，乃取出雙錘向前，打得兩個下水；李之英發使鏈撻飛擊，打倒一個。眾小艇大聲喊，俱退回去，遠遠的用竿子點火圍燒。

古璋卻隨眾人上了腳舫，望之華、之英不見，忽聞喊殺聲高，舉首看時，大船已被燃著，之華、之英猶在船前。古璋情急，招手喊救，誰知腳舫上又遭搭去，驚慌未已，忽有搭鉤直到腿上。古璋按住，用力拉扯，將小艇內人拖落水中；又有搭鉤槍到，連忙掃打。數柄齊上，不能掙脫，亦遭拖下，綁捆起來，抬到草篷內。將所獲諸人的衣裳盡行剝去，與之水飲，問以土音，點頭者留下，搖頭者與以束草大葉，令其自掩身子而驅逐之。次到古璋，閉目不動。眾艇檢還衣裳，行繞五週，如誦經狀；繼而似異棄於之野，眾俱散去。

古璋聞人聲已遠，乃開目張視起來，四方看望，不是海邊，亦非田野，乃係坳堂之中，周圍俱係墳塚。便走出壘壘叢中，導逕行去。倦而且饑，只得飲水，無如鹵咸，難於下咽。走過多時，望得房屋，欣然道：「好了，且買得食物充饑。」及到眼前，看不見門，旋轉尋覓，並無戶竇。聽得內中說話，因高聲喊叫，只見一人自屋脊上頂起板來問道：「送甚的來？」古璋道：「路過饑餒，告回飲食。」其人答，下板而人，任你高呼，亦不再出。古璋無法，只得仍往前行。

又過數里，見前面有山，再遠看去，巍峨聳拔，如叢如藪，如障如屏，比黟山形勢更廣。雖好眺望，無奈餓得更凶，想道：「李、王二人，未知生死。今天氣怎麼恁長，走也走不動了，如何陟得高？」尋思萬難中止，勉強一步步走到山頂。看下面時，正像街市，門闕當路而開。喜道：「可免餓了。」走到街上，亦有酒館，取出銀子交於櫃上，店主矚後道：「拿來做甚？」古璋道：「買飯買酒。」搖頭道：「不要。」古璋另取金子與他，又矚下道：「更不要。」古璋道：「金銀俱無用，如何是好？」店主指穿的布袍道：「這個可以。」古璋脫下，跑堂的乃引之坐，排列許多物件，卻認不出名色。揀食餐畢，店主將袍襟剪下對方尺餘，仍然交還。古璋想道：「此地金銀俱不要，賴此衣裳，猶可度得數日。」乃向前行，過了鎮市，又見山崗，草木蔚盛，與江南相似。走走又倦又饑，訝道：「這又作怪，要速完此袍也。」逢鋪如前易食。晚間不得歇店，即宿於穴內岩中。

如此數日，所行路途不知若干，多經崇山疊嶂。每日總要吃六七頓，一件外蓋，都剪盡了。再將綢襖易食，鋪內不要，卻要裡褂，始知重布，不用綢緞。兩日褂子完，無法可使，見有沿門覓食者，持管而吹，其音嗚咽，群人聚聽，爭以食施。

古璋道：「這也不難。」選擇擇竹，如制斷之，編管割竅，依律按呂，調吹雅頌，聽者聞而避走。旁邊覓食者笑道：「你要學我，不遇傳授，焉能知得其中奧妙？誰人肯聽你的，何處賺得飽餐？若拜我為師，盡技全授，國中處處多知我名，斷無受餓之理。」古璋想道：「或者其中另有奧妙，亦未可定。然此膝豈可輕屈？」乃不答而逕去。復尾聆之，尤難入耳，聚聽者眾，殊莫能解。意欲棄管，審視實屬良材，想道：「豈有國中絕無知音者？」於是沿途管不離唇，饑來飲水，拾木食為餐。

次日吹於道左，見十餘人擁著一乘車子，呵叱避道。車上坐者搖手止之，到了面前，停車憑轍而聽，問道：

吁嗟子郵，與我同仇。今離別兮志何酬，不禁淚橫流。

之華之英，同群同心。遭分散兮無信音，不禁涕沾襟。

聽畢下車，前來執古璋之手問道：「足下何國人氏，流飄到此幾時了？」古璋視那人三叉白鬚，年約六十上下，品貌端嚴，聲氣鏗鏘，乃躬身答道：「小子姓古名璋，中華人氏，因國亡借兵，渡海遭颶，已經旬矣。」那人道：「老夫姓西名山，濫居大夫之職，今奉命巡視河道，偶聞音律稀奇，得近大方。足下不嫌鄙陋，敢請偕行？」古璋辭遜，西大夫道：「氣味相投，殊非易得，願勿過謙。」乃攜手上車並坐。

西大夫命取供來，御者呈上。二人食畢，古璋問道：「上國風土想大不同。」西大夫道：「何也？」古璋道：「腹內易消。」西大夫笑道：「非也，敝島與上國不同，上國以十二時為一日，十二月為一年，敝島以六十時為一天，三百六十五天為一年。」古璋驚道：「此何理也？」西大夫道：「敝島居扶桑之旁，枝稠葉密，日月光亮皆為阻隔。」仰指空際蒼蒼青雲道：「此皆扶桑葉色也。」古璋道：「然則光輝，旦夕即不應有。」西大夫道：「其中另有緣故，昔始祖盧生，初到浮山，見天光暗淡，修表啟奏天庭，請伐此樹。扶桑之神求於上帝，使蚌神居於尾山，普照各處。尾山又名尾閭峰，在浮山之東，其下即是歸墟。『蚌神居於山頂，旋轉周照，面所向處光輝，背所向處黑暗，面寬背窄，是以二十時黑暗，四十時光輝，須六十時辰，方能周遍，是以六十時辰為一天。逢三十天則息一天，不行旋照，單月光明，雙月黑暗。今足下知食易消，而未識天長，久服水土，自不致若是也。」古璋心中疑團方釋，問道：「明公何為巡視河道？」西大夫道：「敝島國勢西下而東昂，糧儲多賴於西北，挽運為艱。昔時治河失人，不見所損，至今大受其累。上河下河，猶可濟運，惟中三百六十里，地名春水河，時常患涸。今寡君因遭運已久，到都者較之往年僅十分之四，是以命老夫巡視。不知其夫何在，前面人聲嘈雜處就是了。」片刻車子轉出林來，見兩岸俱係挽運的繆夫。河中之水；深不足尺，淺惟淤泥，挽撐均係小船輕載，緩則鞭催棒促，泣聲與號聲相雜，競或大片號聲。古璋問道：「計淺阻幾何歲矣？」西大夫道：「自先君阜安十年起，至今上宜高二十五年，共六十餘年矣。」古璋道：「民夫不堪命矣！」西大夫使御者換二繆夫御車，令獲從人役，止此候候。繆夫推行甚緩，西大夫叱道：「如何恁遲？」繆夫稟道：「腿腳疼痛。」西大夫怒道：「誰叫你懶惰，以致鞭撻損傷。這般不急公令頑徒，死何足惜！」繆夫泣稟道：「每天僅給二餐，初時猶得滿腹，近來只有半飽，是每天只兩個半餐，如何有力挽拽？」西大夫道：「如此豈不誤事？」行到前篷，另易二名，查問相同。

原來國制，大道路旁無村市處，每十里有篷，為行人歇息，並避風雨。西大夫逢篷易御，所言皆同。直到壩上總管內，文武官員俱來參謁。西大夫查點執事，究問刻減首從，定大辟七員，墨劓二十四員，胥役七十五人，立時處決。另易管辦。繆夫每天定九餐飽食。百姓歡呼祝頌，如潮騰湧。再同周流巡視，見水愈涸，實難舟運，更加憂懣。

古璋見下流頗足，上河亦不乏，只因壩阻隔，另流歸南運河。惟中三百六十里，其溝洫涸，田禾難望收成，農民拽纖度日。揣透形勢，乃向西大夫道：「何不將上河之水放來？」西大夫道：「如此南河亦涸，兩無所濟。」古璋道：「不妨？先將此河及各溝澮進出口，俱令漕完。擇壩上相宜之處掘開，放水使下，各口既經堵塞，水無耗散，諸邑糧餉，自可運上，惟多過一壩耳。」西大夫道：「約幾天可得浮運？」古璋道：「第一天築塞，開壩放水，第二天搬運過土河壩上小船，第三天浮送迭挽，即可抵上壩。」西大夫道：「何謂迭挽？」古璋道：「迭挽者，短用民力，使不疲勞，乃更換替代之法也。」西大夫道：「如何為更換替代之法？」古璋道：「每篷備辦飯食，凡繆夫過篷，即將重船交與前篷繆夫接挽前去，而代空船回轉。是重行十里，輕行十里，人不覺其勞，而運倍加速。糧過壩後，仍使毋下去口所築之壩，惟將溝洫進口開開，使水入蓄，以救田禾。或不濟用，五天放一次，再三三次，南河既不致誤運，而千萬頃禾苗有獲矣。」西大夫聽罷，大喜道：「聞所未聞。高賢下降，國家之祥瑞也！」即選幹員辦

理，拜本奏聞。果然第三日糧儲挽運到壩，上口築完，南河水勢依然如舊。陸續十天，糧儲盡行到壩，催趨上河，亦用成法。西大夫喜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？老夫奏明，百天方可辦竣，今費未及百分之一，期僅十二天。賴足下指示，實非出於意中。」即命將溝洫出水邊口加築堅實，人處堵渚之土毀去，復將上河之水放下；三天各裡咸報已足；始令將壩照舊築好。

同古璋歸國，糧儲已經到齊。乃請古璋居於館中，再上朝復命。島主褒贊道：「國家年久痼疾，大夫今自掃除，省無窮糜費，免宵旰煩勞，半邊脊土俱成膏腴，勛勞偉矣。樊庶長病沉已故，寡人正在慟悼，且思庶長之位難虛，卿之夙昔急國無私，只由保舉失誤，引過退位，今建不朽之績，又經樊庶長之屢請，其復爵作庶長，以白玉島為食邑。」西大夫慌奏道：「天恩渥厚，不敢掠美，此策實非臣所建。前奉命巡視，到永通渠遇見士人行歌，音容不俗，氣象非凡，迎挽上車詢之，乃中華人氏，姓古名璋，遭颶風我漂來。與之同視河勢，教臣以築壩蓄放復迭挽救旱諸法，故得無誤，乃國家之洪福，獲遇梁棟賢才。此之諸事，皆古璋之略，臣安敢濫受恩榮？請以所賜之爵祿賜之，實為尊崇俊良，而國家興旺可佇見矣？」島主道：「聞卿同士人共載，諒是古卿，立此功績，堪銘彝鼎。但他係異國士人，有所不便。」西大夫道：「凡功必賞，雖仇不吝，豈可以異邦而廢政令乎？況先王由中國到此，臣祖亦係自飛肱而來，孰為浮山之人？臣愚切願任托勿疑。而今浮金現約結天英雙龍、北沙、四邱等處，其意在謀我國，若不延攬賢能，恐故勢成，猝然猖熾，庸才御之，必致債敗大事。」島主道：「卿所見極是，但今西崖島為颶飄來群黨所占，恃險負隅，屢敗我師，正欲勞庶長統兵擒剿，因巡視糧運，故命上大夫水湖前往。今若更用中華之人，安知不是奸細？是以未便遽允，待平西崖之後，再行召見，酬功可也。卿其先受爵邑毋辭。」西大夫只得拜受退朝，請古璋進府，道上朝事情。只見門官稟道：「四部遊巡請見。」原來西庶長存心經國，每歲俸祿並先世遺積，凡親故貧寒，同濟不倦。仍多募善走之徒，游察四鄰諸國中，所以不獨境內有事早知，即敵國舉動，亦得盡悉。

當下傳喚南北東三部遊巡。為欲查問西邊事件，故先傳另外三部。只見數十雜色衣冠，上階叩首。西庶長起身慰勞。諸人各稟事情，庶長逐一聽受。再傳西部遊巡進見，如前慰勞道：「有知西崖島邊民者暫緩。」只見三人站住，其餘各將經歷處所見告畢，陸續退出。

西庶長問道：「爾等所見事務，孰先孰後，挨次說來。」一人向前躬身道：「小人到西部北邊紫貝島，一路察看，沿途乾旱，禾苗枯乾，不但稻無籽粒收成，雜糧俱屬難保，戶口惶惶。」西庶長問道：「再有何事？」那人道：「聞得西崖島邊，飄到大小船隻，未知其詳。」稟畢退下。

第二人向前躬身道：「小人到正西等處巡察，旱勢雖稍遜於此，若再三五天不得甘露，禾苗俱無救矣。到海盡邊，見有無數小艇在島口歡呼，當問斥堠兵士是何緣故，兵士說遠遠有大船漂來，內中貨物俱可瓜分，是以眾艇喜躍，齊集守候。小人欲禁其搶，兵士道：此皆海濱頑民，不遵禮法。定例到岸即毋許搶奪，今在水中，不能禁止。再望遠處，果然有船漂來，漸近漸大。」古璋問道：「如何不往他處去？」遊巡道：「傳聞周圍有數百里硬水，船到邊上擦過，即可無事。如人硬水，兩邊夾定，惟有往下直淌，不暇彎轉，所以諸民皆在彼處佇望。」西庶長道：「淌來便怎麼？」遊巡道：「眾兵民不待其泊岸，即爭向前搶奪，大船裡的人嚇得慌忙都奔腳舫逃走。眾兵民見了，爭划小艇迎去，鉤搭套索齊使，盡行擒住，剝下衣服，與以草葉，俱逃散了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大船內可仍有人？」遊巡道：「眾兵民只道無有，爭上取貨，不想艙裡走出兩個少年，將先上去的擊落下水，小艇俱退，用長竿子燃草圍燒，大船內使出水龍，將火救滅，反打沉了幾個小艇。隨風漂到西崖島邊，有舢舨停泊，俱挽作腳船上岸，招回伙伴。今西崖將島內民房盡行占住，所有貨物糧食搬運人去，將大船折毀，蓋造住房。眾兵民不服，糾集進攻，島內出迎，如虎入羊群，兵民敗績而逃，船俱為所迫奪，收入口中。小人恐防耽擱過久，後來情節卻不知得。」說罷退下。

第三人向前道：「小人自南到西，南邊已得沫雨，田禾茂盛，有了份豐收。」古璋道：「何謂沫雨？」西庶長道：「鯤鯨遊戲，噴沫為雨。多即成水，最發田禾，難於乾涸。禾苗受過此雨，且耐亢旱，惟有微腥耳。」問巡遊道：「再哩？」答道：「到西崖地方，聞得島內有外國人占住，殺傷許多濱民，堠兵報到匯源城，守將施瞻聞有貨物屯積，便不關會各處，率眾直進。誰知島內先已準備，將小船匿泊於外，待官兵搶入島口，便鳴起鑼來，木石齊發，施瞻只應敵裡面，外邊的小船暗從後襲，施瞻雖勇，如何經得裡外齊攻，只得退回。無如港內塞滿不能得出，乃拼命搶過，奪只小船，自棹到岸。只見坡上走來二三十壯士，俱係鉤槍，蜂擁向前。施瞻手起鞭落，打開眾人，正欲逃奔，不期一個漢子手腕鏈快步趕到發擊，打倒施瞻，生擒上船。將所領去兵士，盡行拿住，不曾逃回半個。第二天將兵士放出，單單不放施瞻。西崖島情節小人所見只此。回來見月月河等處，溝洫水足，禾苗暢茂，豐年可定。」說畢退下。

西庶長道：「施瞻素以勇稱，一搥俱擋不住，被其擒去。聽所說舉動，有謀有勇，難以輕視。前年太史占國家有兵亂，危而復安，莫非應在此事？老夫彼時聞之，多用乾人察探，聞得浮金煽惑諸島，百計暗為解散。奈朝中有掣肘之人，前庶長樊嗣昌憂鬱而亡。今又突有此事，主上已使水大夫辦理，水湖雖然忠誠，但信狐疑，不合兵機。老夫須當奏請，同先生往視，可招則招之，國家得添干城；可撫則撫之，使為西面屏障。斷不可使兵連禍結，致東邊乘勢而起，腹背受敵，以致危殆也！先生當為老夫籌之。」古璋先聞諸人所言，似是之英、之華等，猶恐或有不是，聞西庶長請他同行，便應道：「願隨大駕。」只見司閩又上來稟道：「有西部遊巡稟到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傳來。」須臾遊巡進見，禮畢，稟道：「水大夫兵到長庚，知悉前事，扎住不動，島內也未出來。近日濱民反多歸順島內，為他取魚砍草。」西庶長道：「收羅民心，其志不小，後再怎的？」遊巡道：「水大夫始終坐守到也罷了，莊大夫、畢大夫言領兵坐食，恐為朝中所笑，水大夫拗不過，乃約期進兵會戰。島內有十餘只船出口，隨即停泊，官兵只道非迎敵的，伯懼大兵，不敢向前，欲收兵回營。那邊船始緩緩過來，上岸共有四五十人，俱持利斧，齊到陣前，猛然砍斷。這邊莊大夫指揮兵士迎上，不防敵將從旁衝到，莊大夫坐騎早被砍倒，跌下馬來。那將舉斧，幸得水大夫用戟架開，莊大夫逃脫，畢大夫率眾圍祝那將上挑下削，勇不可當，殺出與來兵聚合迎戰。」

水大夫復領眾向前，營中忽然火起，畢大夫得信趕回，轉過山坡，恰逢敵將挺槍刺來，畢大夫揮刀接鬥，不意長槍被攪落，遭敵將生擒回島去了。

水大夫追之不及，查點眾將，失去八人，軍士殺死二百餘名，著傷者不計其數。只殺得敵卒十餘人。營內輜重因救得早，未大受傷。水大夫查問火何由起，營內軍士稟道：聞鼓聲震動，時有個軍士奔報，兩邊大戰，勝負定在此刻，水大關令營內將士速往夾攻勿誤。將士得令盡行前來。那軍士餓了，往營後尋飯吃，小的仍隨往。只見火已起了，慌忙撥救，報信人並無蹤影。水大夫令退十里安營。第二日島內使兵民過來，說他們係落難的人，因本國將彼同伴搶去，是以大眾怨怒，若訪得還他，就罷兵息戰，將兩次所擒將士一並送出；如或不依，攻城破寨，以泄眾憤。水大夫見將士著傷，難於抵敵，奏請添兵，並使巡軍各處查訪所搶外國的人。島內又來說，以十天為限，過期不還則出兵死戰。今已五天了，小人亦於其日飛趕回來，想朝中不久當有信息也。」西庶長搖頭道：「宿敵，宿敵？有樊勇在西口，如何不用？單命水湖去也罷，又著莊、畢去做甚的？」古璋問道：「莊、畢係何人？」西庶長道：「佞臣莊無忌之弟莊無為、畢竟發之子畢志也，皆無才而好勇，其父兄與佞臣余大忠、包赤心交結，故得與軍政。水湖聽此等人的話，安得不敗？請問足下到敵邑同伴共若干人？」古璋道：「客約百餘，連船家約三百有餘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內中有英俊否？」古璋道：「有同行二子蘊蓄不凡，其餘未悉。」庶長道：「此兩人與足下可相得否？」古璋道：「情如膠漆，義等骨肉。」庶長道：「請同行決矣。」乃入朝奏道：「聞水湖之兵已經大敗，畢志被擒。臣請古璋前往看局，或係古璋同伴，則使之招降。」島主道：「不可？何物狂徒，先既擒邊將，今又敗大兵，安能忍耐？庶長可選提驍勇前往，盡行擒來，以雪此恥？」西庶長奏道：「願主上息雷霆之怒。臣聞漂來中華諸人，實非敢於猖狂，乃怨邊民搶貨，奪其伙伴，是以忿恨拒敵。且亦知濱民，非係汎兵。可怪施瞻到時並不先行勸諭，而惟恃勇貪資，以致遭擒，乃係自取其厚。水湖等到，亦未聞彼出兵請戰，即使人約期，自不能避；畢志被擒，與施瞻俱未梟首。其志向不過避難，並非蓄謀與我為仇，如吳越之萬難疏防，似浮金者也。今若兵結於西而不能解，浮金

卒然發作，如何抵擋？

臣愚以為招西崖而備浮金，於國家大有裨益；略浮金而攻西崖，國家安危難定。請聖心思之。」島主道：「卿言亦是，如果如卿所言，寡人又何多求？而今同古先生往，須兵若干？」西庶長道：「兵多行遲，如實須兵，臣於西邊近處調用，不致誤事。今同古璋由月月河水路日夜兼行，遲須五天，速只三天可抵。若經旱路去，須七八天方能得到。帶兵而行更費時日，速則兵疲，遲恐不足濟事。」島主道：「但未知水湖兵敗確否？」西庶長道：「臣不敢妄奏。」島主道：「聽卿擇便。」西庶長出朝，到府已晚，更衣請古璋同行。只帶親隨，名喚鐵柱，因其勇猛，令擔行李。吩咐家人毋許說往他處，乃由後門出僱只快船連夜疾行。所經州邑，宰令俱不得知。

第三日到金街鎮，拉船過去，順水半天駛到雙阜關，收帆停泊。庶長叫船家道：「可上去說像空的，客人有緊急公事，請先查放。」船家道：「若是要快，不必做聲，這話白講，他管你有事沒事，走上去說，還要受罵哩？」西庶長道：「請先查先放，又不得罪他，如何便罵？」船家道：「你客人不曉得，而今督理的乃庶長親戚，關上掌管又係大來頭薦的，所以經過客商多費銀兩，那個敢做聲？客商費十分，國家不能得一分；今年國家得一分，客商要費二十分、三十分哩！」庶長道：「何至如此之多？」船家道：「正稅報清，各項雜費甚多，稱秤查數等俱要收費。你如查問，他再來稱查，多了，說爾匿報漏稅；少了，說爾隱貴易賤；重了，說爾以輕作重；輕了，說爾減重賴輕。將船鎖住，再照正稅加幾倍議罰。」庶長道：「如何不叫他先查先稱？」船家道：「如此到無得索訛了。」庶長走到頭上看，只見貨船俟候，查的查，稱的稱，算的算，笑的笑，罵的罵，紛紛不息，人人嗟歎。乃走上稅廳，旁邊小役叱道：「下去！」庶長退後，望見上面坐著一人，左右又坐著四人，俱昂昂然，兩邊管稅人役躬身耳語。再看前後上下，寫的，算的，看艙的，稱的，記數的，巡察的，足有三百餘人。庶長道：「正稅國家所得幾何？商賈糜費何止十倍？百姓有限脂膏而供游民無厭吞吸，朝中哪裡得知？傷民更甚於傷國，稽而不征，孟子有所感而云然。」正在這裡想，梢上喊道：「快來，快來！」庶長走到船邊，見有查看的坐在艙中。船家道：「快送查艙禮來？」庶長道：「並無貨物，要什麼禮？」那查看的聽得，便出艙過去了。

船家埋怨道：「你這客人要快走，又吝得緊，而今查艙二爺去了，他船都放，我們是不動的。」庶長道：「豈有此理？你只管放去，什麼話說，有我在。」船家只得也開到關口。忽然有人投下挽鉤搭住，跳下人來，將梢公扯去，把船鎖在石欄杆上。

庶長乃叫鐵柱挑了行李，同古璋行過關，向前另叫船。駛到口門，見營伍嚴肅，而不煩攪。出海過了團石島、五沙島，轉長庚塞上岸。水湖聞知，出來迎接。庶長問道：「莊大夫何在？」水湖道：「請坐奉申。」西庶長引古璋見過坐定，水湖道：「畢大夫、莊大夫交情素厚，畢大夫為敵所擒，莊大夫尋思報仇擺陣攻殺，萬難取勝，乃子夜半暗往劫塞。不料島內先已有備，莊大夫退回時，腿上一著箭，若非眾將盡力救護，又為所擒矣。而今睡在後營。」庶長道：「畢、施兩個怎樣了？」水湖道：「無有音信，存亡不知。」庶長道：「待老夫會會他來。」水湖道：「非老庶長不能伏此猖徒？」西庶長使人到島內傳言：「兩邊不用兵將，各出壯士單身獨戰，以定勝負，免傷多人。」約有半個時辰，去的人回來道：「已有敵將上船渡過來了。」西庶長吩咐鐵柱道：「汝可見機，要擒活的，不可傷他。」鐵柱應聲而出。

庶長、水湖回到營前，古璋隱於旗後，見過來五隻船，中間桅前立有一將，頭戴束髮冠，身穿雪花袍，腳踏兇革靴，捧著兩柄銀錘，到岸上坡，緩步前來。這邊鐵柱，頭紮鋼抹額，身著烏金鎧，腳踏皮靴，持兩根鐵棍，迎向前去喊道：「來將通名。」穿白袍的道：「俺姓王之華，你姓甚名誰？」鐵柱道：「咱姓鐵名柱。爾中華人到此，應當伏首求生，有多大本事，敢肆猖獗？今日叫你試試我的棍看！」說畢，舉棍打下。王之華左錘隔開，右錘早到，鐵柱架去。

兩人連戰頓飯時候，鐵柱棍法漸緩。西庶長問古璋道：「可是你同伴？」古璋道：「正是。」庶長乃踏步向前，船上亦添將趕到。庶長喊道：「二人不必戰了！」鐵柱聽得，慌跳出圈子。王之華道：「可換個有用的來？」古璋見後上岸的正係李之英，便趨出去。西庶長回頭指向古璋道：「可認得這人麼？」之英、之華齊呼道：「古兄在這裡了！」古璋道：「二位賢弟辛苦。」拱指西庶長道：「這係相國，二位賢弟可過來見禮。」之華、之英向西庶長躬身道：「甲胃在身，不能全禮。」庶長答道：「英豪降臨敝邑，邊人鹵莽，取咎良多，老夫特來賠罪。」之華道：「遐方落難之徒，爭命苦衷，得蒙鑒宥，感佩不朽。」古璋問道：「施、畢二將軍何在？」之華道：「俱在塞中。」庶長對古璋道：「同往島內見過二位。」古璋道：「也好？」四人上船詢問分散事體。進到裡面觀看形勢，卻不甚險，三山降落，中有四五里一片平地，二岡環抱擁護。內有大池，約六七里寬，兩道深溝匯合，隨山折疊。出口四邊蒼叢藤藪，林木周遮。人到營前，諸人迎出，見著喜道：「古公來了，想得李、王二公好苦也！」古璋答禮畢道：

「船上遭擒幸脫，途逢庶長栽培，視如骨肉，從今不必動干戈，俱係通家了。可請施將軍、畢將軍相會。」只見屏後轉出二人，西庶長看時，正係施瞻、畢志趨來參見。庶長道：「何由至此？」施瞻道：「初時誤恃血氣之勇，取罪於二將軍，乃蒙不殺，反以客禮相待，雖然慚愧，卻無所苦。」畢志道：「實未知咎起於濱民，致施將軍誤後，小將又誤。水大夫、莊大夫猶未得知，前來夜劫，島內已悉其詳，王將軍欲分兵埋伏，待入口時，先到營內反劫，回來來攻。李將軍不肯道：「這般行為，仇隙愈深矣，只逐他去就夠了？」庶長道：「如此。莊無為的腿已經受傷。」之英道：「備有薄魯，水大夫、莊將軍未知可賞降臨？」庶長道：「他心中猶未釋然。」古璋道：「都應去請。」之英具束，命卒前往。

卻說水湖在陣前看見西庶長同古璋、之英、之華上船過島，駭然道：「這老兒今番著了道也，如何輕入虎穴！」鐵柱在旁邊道：「他不得錯。」水湖疑惑回營，傳請莊將軍說話。莊無為命小卒扶出，水湖道：「西庶長聽古蠻子的話，隨著敵人進島，看來多凶少吉，將軍須強勉防備。」莊無為道：「遵令。這般強敵，主上也該揀選猛將前來同剿。西庶長雖是文武全才，奈將七十的人，又信蠻子的話，安得不誤？」正在議論，牙將進稟道：「島內具束，請大夫、將軍飲酒。」莊無為道：「呸！他誘了一個去，又想來誘兩個哩！我們去不得！西庶長中爾的好計。」令將來人逐出。

小卒回到塞中，備言情狀。古璋道：「無怪其然。」命排席開筵。飲過三杯，西庶長起身道：「老夫先回去候駕，各事機宜，古公可與諸君措置。」回答道：「敬遵鈞命。」齊送西庶長、畢志、施瞻等上船。

回營復飲，古璋問之英、之華道：「二位賢弟之意如何？」答道：「謹隨兄長。」古璋道：「大家如何？」之英道：「人地已經相安，可申明西庶長，聽他們居此，免到都中生事。」古璋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賢弟可通知來。」之英、之華出到場上，傳齊眾人，道：「今古兄已受知於庶長，我等可免鋒鏑之虞。諸公在此營生，不可多事，我二人同古兄去看看事勢，再來相會。」眾人道：「二位如此英雄，正可創成事業，如何甘受制於人，失我等護庇！」之英道：「所言見識頗謬，兵凶戰危，以數百人之力而欲與四鎮三十州二百餘邑之大島爭衡，不亦妄乎！前之所以戰者，苦無所訴，不得已耳，實非好意。況天數有定，豈勇力所能為？願諸君早消此念。」眾人道：「我等愚庸，無有深謀，今聞開導，悉遵指使。」之英、之華復道：「俱知會過了。」古璋乃起身同二人出島入塞，西庶長、水湖迎入，各吐衷腸，上席飲酒。庶長道：「諸事已畢，水大夫仍同莊、畢二將軍領兵由旱路去，老夫另有事件，同古先生三位船行。」水湖道：「遵令。」席散。

次日清晨，水湖率眾拔營齊起。古璋等三人入島叮囑畢，作別回來，隨西庶長上船，仍由團石島而行。守口大夫樊勇，已知庶長水路回都，在岸上伺候，報名請罪。庶長令上船，慰勞道：「大夫在邊勞苦，前天過此，因屬緊急，未曾通知，且不事迎送，足見大夫之操，而今如此，反將老夫看輕了。」樊勇道：「失於禮節咎猶屬小，國之庶長過而不知，其疏忽之愆如何能辭？」西庶長道：「大夫之職，內安民而外攘敵，刻下清平，少用盤擾，正所以安商恤旅，何罪之有？」樊勇道：「蒙老庶長栽培之至，請入營中謁見。」西庶長道：「不必。現有兵若干？」樊勇道：「因聞西崖五沙滋事，各守墩之兵俱收回看視，除游兵五百外，現有兵二千在此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可撥五百名聽差，外給十天糧餉，大夫可守在此，不必擅離。」樊勇得令，回營點兵。

西庶長問道：「聞上國中華之教有三，請示其理。」古璋道：「教者，聖賢授受之規模，治國安民之法則，烏得有三？乃好事

者為之也。其原由於聖人以神道設教，因世衰道微，流蕩無度，好事者倡為『修煉長生』之說，以挽荒淫。奈荒淫卒不能挽，又變倡為『地獄因果』之說，以化強梁。奈強梁終不可化，而癡心妄想之徒，捨理絕倫，歸之如水赴壑，泛濫無涯。相沿既久，精明之士亦不能覺，又從而藩籬羽翼之。猶有穿鑿經史，以證邪說，為道所當然者，何殊操室內之戈，而弑父母？於是舉世沉迷，凡好標奇顯異者，為分儒、釋、道，名之曰『三教』，實因世衰道微，橫議肆行所由起也。」

西庶長道：「此即尼山所謂異端？宜乎韓子有《原道》之作也！二者惑世，究孰為甚？」古璋道：「道家豔稱長生，以欺天下，亦知死者人之所必不免，又恐其術終歸敗露，復為魔劫之說，以濟其術之窮，為愛其術者，不免畏難觀望。佛氏乃因其失變而豔稱西方樂土，從其說者，不妨於死，死後之樂甚於生前，既無修煉之魔劫，又勝長生之受厚。是以癡愚之徒，調正心求己之學為迂文，只需敬佛，妄想可遂，以致窮凶極惡者，翼佛消除而奉之；貧賤疾苦者，翼轉富貴安樂而奉之；康強顯達者，翼益尊樂久長而奉之。少者，翼後來之飛騰如意而奉之；老者，翼來生從心所欲而奉之。以至天地君親師無權無德，惟佛是尊是望；仁義禮智信可捨可亡，惟佛是倚是求。凡學守不固、而心動妄念者，咸墜其術中而莫覺，惑世殃民殆佛為甚。」

西庶長道：「佛氏之欺誑，何自而起？」古璋道：「佛氏即道家之尤黠者，緣道家荒唐之說，變其形容而更荒唐之，另幻一門戶耳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其徒尊奉若何？」古璋道：「貌相似而跡相違，誠實循守者甚希，無惡不作者甚多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其居處衣服飲食、君長父子若何？」古璋道：「所居處皆草木土石，所衣服皆布帛皮革，所飲食皆茶酒湯飯、穀肉菜蔬，君長公共，後嗣則取民人之子為焉。」西庶長笑道：「有是哉！居處、衣服、飲食、君父皆聖人之教也，俱不能異，獨立荒謬之說，以別於聖人而謂之教，不亦妄乎？使天下相率而從其言，去五倫，絕養育，不須百年人類盡矣，彼亦將奚從取以為嗣？此固末俗之糊塗，實王道之蠱賊。若輩豔稱極樂，何不盡驅而歸之西土？夫農家尚不容稂莠，治天下之教，安容有三哉！無怪治日少而亂日多也。先生易為不辟之？」古璋道：「此乃造物之戾氣，無庸辟也。天地不能有晝而無夜，朝廷不能有忠良而無邪佞，教育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。正道如日月光明之當空，異端如陰霾漫蓋之逼近。為漫蓋而極力拂除，何能得濟！待其氣衰，則自消滅。夫楊、墨之言盈天下，孟氏起而驅掃之，楊、墨息而佛老興。老氏之徒乃潤色楊、朱之跡；而佛門之象，而以楊朱為心而倡墨翟之行，加以盜跖為骨，其惑人亂世過於楊、墨遠矣。然皆由習俗日趨日下之所致，若再痛排面斥去之，此後安能禁其更變之不癒出愈幻，而為禍之酷烈又盛於佛老也！故無庸辟，而聽其自然。」西庶長道：「聞其戒殺茹素，意果何居？」古璋道：「彼殆未之思也。若貪口腹而恣戕物命，固屬不可，如牛任耕，犬任守，驢馬任負，咸有分勞之功，止殺可也；其羊豕鵝鶩之飼豢，虎狼鱗鱉之兇殘，素亦焉得而茹？豈知天地之間人為貴，古聖立法以衛民生，皆至當不易。即彼得安居，而肆其違道之言，亦由出於聖賢平治之後。若產於其時，知理勢所必然，定思避患害，圖生計，助驅除之不暇，焉敢道慈悲，說因果，談空論戒哉？」只見鐵柱稟道：「樊將軍領兵到也。」看時步兵五百，並馬五騎，來列岸邊。西庶長使之英、之華、鐵柱帶領，吩咐如此如此，三人得令，上馬前去。命樊勇回營，再行開船，隨潮進口。正是：邊亂既經談笑定，歸途焉用甲兵行。

欲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